

本刊改刊座谈会纪要

刘宣辑录整理

编者按：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九日，本刊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俱乐部召开座谈会，听取学术界人士对本刊改刊的意见。应邀出席本次座谈会的老中青学者共四十余人。会议由本刊主编胡沙主持，吴小如、刘辉、阴法鲁、戴逸、邓广铭、刘乃和、周汝昌等专家学者和研究生高正、周少川、黄爱平等先后发了言。本刊前主编、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丁志刚也在会上发了言。现将有关发言依次节选，以飨关心本刊的读者。

吴小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是《文献》的忠实读者，每期送我，来了就读，尤其是前些辑读得更仔细些。有些文章虽然隔行，但也有兴趣。以前主要感到它周转率太慢，脱期严重，现在改为季刊，我举双手赞成。现在全国都在进行改革，出版工作也要进行改革，希望编辑部和印刷厂密切配合，使刊物的出版工作得到保证。刊物改为季刊后，决定从介绍北京图书馆的皮藏入手，主要是中国古籍，尤其是北图的珍藏，同时适当增加知识性，使文科大学生、中学教师也产生兴趣，扩大读者面。关于缩减栏目，“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我同意；考虑到大学生和中学教师的需要，增加知识性，应该说这个愿望也是好的。但一定要设法去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而不是用降低刊物水平的办法去迁就他们。我总的希望是：我们的刊物既是学术性出版物，它的学术水准就要从刊物本身来把它体现出来，使它真正成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刊物。这样即便发行

量少些，赔点钱，从长远看，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从已经出版的十六辑看，我感到它的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保存价值。《文献》始终摆在我的书架上，有时还要查查。关于内容问题，请馆外学者协助介绍北图馆藏问题，我认为北图的馆藏是取之不尽、大有可以发掘介绍的，这个作法是很好的。但是既然要馆外学者协助介绍，就希望一定要提供方便，妥善地解决收藏和利用问题。这样，刊物的稿源就会得到保证，内容就会大大充实起来，使它成为一流的水平。

刘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我完全同意吴小如先生的意见，尤其是在提供方便方面。关于刊物如何办好，再补充几点意见：第一，《文献》一定不能降低学术水平，必须既有资料，又要有研究。现在有的文章，资料虽弥足珍贵，但研究功夫下得还不够，未能充分阐发出它应有的学术价值。也就是说使刊物不应限于“资料汇编”。第二，每期或每年应有重点，避免都是“拼盘”。第三，刊物学科复杂，内容丰富，为了保证刊物质量，要扩大和加强基本作者和审稿队伍，应请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帮助把关，提高质量。第四，刊物已有的学术性资料性特色，应继续发扬光大。

阴法鲁（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教授）：《文献》这个刊物是非常需要的，希望通过它把各图书馆的珍品、精辟的东西都努力介绍出来，为“四化”贡献力量。五年来，《文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的特点，从它大部分发表的文章来看，我觉得有“三实”：第一，材料真实；第二，内容充实，从材料到分析都是如此；第三，文风朴实，继承和发展了乾嘉学派的作风。办了五年之后，进行总结、加以改进，很有必要。现在进一步明确重点，是必要的，因为一个刊物很难照顾到各个方面。稿件来源主要靠组稿，除了着重于介绍北京图书馆的珍藏，其他地方的一些珍藏，组稿范围能否再扩大一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批马隅卿先生的小说戏曲，这批书有多少，它的优点在哪里，应组

织人去写。再如大连图书馆保存有满铁时代收藏的图书资料，上海市徐家汇图书馆收藏有关于外国传教士的材料，我认为都可以做专门介绍。国外保存的我国的资料也可介绍，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室藏有云南纳西象形文字东巴教经典，国内有人研究，可请他们来做介绍。还有藏文佛经写本，也可做介绍。我去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看到费正清捐赠的书中，有郭老的一些作品，是油印的，十分宝贵。还有一本是朱德同志用的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上有朱德同志的亲笔签名，很为珍贵。等等。这些都应设法和对方联系做介绍。至于刊物的普及工作，我以为要在深入浅出上下功夫。编排方面还可以再活泼些，趣味化些。刊物大有可为，是十分有意义的，它的优点应大大发扬。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所长，教授）：作为《文献》的忠实读者，我是经常读的。由于职业原因，我比较偏爱这个刊物。它很吸引人，有关专业方面的文章，我看得仔细，无关的文章，我也浏览。但有时买不到，资料室也买不齐全，这可能是因为它用丛书形式发行的缘故。阴法鲁先生刚才讲刊物有“三实”，我感到它有“三有”：有特色，有水平，有价值。它的特点是：研究范围、对象明确，它着重介绍古籍，目标明确。编排上有学术性，也有些趣味，而且有价值。现在全国古籍整理工作正在展开，《文献》起着推动和促进古籍整理工作的作用，所以它很必要，也很重要。明年决定改为季刊是太好了。刊物着重介绍北京图书馆的收藏，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北图的文史哲方面的收藏；把它们有选择有系统地发掘介绍出来，定会大大促进我国的学术研究，并且会大大密切广大专业研究工作者和北图的关系。请一些专家学者帮助介绍馆藏，这个作法很好；如可以提供方便，我本人就很愿做这项工作。刊物除着重介绍馆藏，还要在文献学研究方面做出它的贡献。如何系统地总结古籍整理的成果，这里面就有好多工作要做，如古籍整理目录、版本、校雠等方面都需要总结。而目前这类刊物很少，《文

献》一万册的销量是不算多的。再如，反映清代的文献很多，清以前的文献前人有所整理，清代文献基本上没做整理，它的数量很大，很乱，没有头绪。如方志大部分是清代的，清以前的文集不到千种，清代的则上万种。我们搞清史的学者都搞不清它有多少文献。古代还有它不少书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清人著作是太少了。有些书籍带有抢救性，有的书从没有印过。清代文集有多少，众说纷纭，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室的一位同志讲有一万二千种。他搞了七八年了，依靠通信搜集各地书目。我认为应给这个同志以支援。希望《文献》杂志在这方面多做工作，给予帮助，要培养新人。

邓广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从《文献》得到好处很多，学到了不少东西。说来我跟北图的关系时间很长，当年我做学生时，就是它的经常读者，文津街是当时北京最短也是最好的街，我从沙滩走去，到北平图书馆读书。我最初写的几本书都是在北图，北图对我的培养，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北平图书馆办的图书季刊、月刊，我曾给写过文章，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觉得《文献》应该继承它的好传统。我们怎样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呢？一是要精通马列，一是要接受文化遗产，区分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使马列主义同辉煌的古典文化遗产相结合。因此中央号召整理古籍，学术界对此应有认识。而《文献》杂志就是承担了这样一方面的任务。现在刊物虽多，但真正涉及古籍和古籍整理的并不多。经过十年浩劫对图书的严重破坏，尤显得它必要。因此，我认为把《文献》办成偏重于介绍中国古籍的季刊，是很好的。关于质量和销路问题，我以为质量不但不能降低，而且要进一步提高。要通过刊物培养人才，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校雠学、版本学等等不只是老学者的事，要大力培养中青年，没有这就不能把古籍整理好。因此，《文献》不但要介绍馆藏、传播信息，还要传播阅读、整理古文献方面的知识，这个工作是繁重的，但也是重要的，因为

客观上非常需要这么做。至于销路问题，当然要设法扩大，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销量多少来衡量刊物的质量。此外，关于刊物的栏目设置问题，我以为，如定的太少或太死，编辑部工作起来困难大，有时凑不成，改季刊后栏目增多了，编辑部工作会好做些。总之，我认为应办出质量，让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起应有的作用。

刘乃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很了解办刊物的困难，现在以历史文献为题的刊物很少，《文献》能坚持出这么多期，办得质量比较高，是很不容易的，对古籍工作是做出了贡献的。《文献》在各地很难买到，原因是不定期，作为丛刊形式出版，发行渠道不畅。我们的发行工作和实际需要相差很远。从1985年起改为季刊，通过邮局发行，这很好。刊物要结合图书馆的特点，特别要结合北京图书馆的馆藏，揭示馆藏。对提高和普及的关系，我想说几句：古籍整理工作现在已在全国全面展开，近二十所大专院校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或研究组，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很需要有传播这方面知识的专门刊物，因此，我认为《文献》注意一点普及工作还是必要的，这样做，还可以使不专门搞这方面工作的人亦有所了解。关于知识性的东西，可辟专栏作有重点的连读性介绍，如宋代四大书、续资治通鉴长编、过去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人的事迹介绍等等。这样可使大家有选择地去继承。如《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就很不容易，抗战期间他曾穷得连饭都没得吃。对刊物的质量提一点意见：刊物校对质量较差，错字多，要注意改善。作为文献学研究性刊物，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

周汝昌（著名红学家）：参加这个会感到有许多话想说。重要性大家已讲了很多，我要说的是中华古国大陆只有这一本《文献》，我以为中国没有这个刊物实在不行，国内外学人实在都很需要它。我常想，我们这么个大国，干文化工作，目光一定要放远一点，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刊物，即便由国家补贴，也

要干，干到底，并且想方设法越办越好。从已出版的十六辑刊物的状况看，我以为内容是充实的，材料是可贵的，办得是令人欣慰的；改刊后侧重于中国古籍这个大方向，我也很赞成。我同意刊物要继承原《北平图书馆馆刊》的长处，但不能把《文献》变成《图书周刊》、《图书季刊》那样偏于事务性，而削弱它的研究性。刊物的宗旨主要反映北图馆藏，这势必要反映馆藏动态，而图书馆主要是三个方面——聚、藏、用，前二者是为“用”，我们是“用”的一方面。而前者也重要，使大家对图书馆了解很重要。我以为内容上可考虑搞些老式的提要，如《四库全书》有提要，《永乐大典》散失多，如有提要就好了。再如老先生如邓之诚等，买一本书都写题记，书皮上的序、跋搜集起来也可以使我们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可看出他如何买书、集书。因此，我认为好书上的序、跋要择善标点在《文献》上发表，如加简短的附记则更好。如果一个藏书家只讲藏，不讲用，没有运用，书的损失就太大了。北图应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意义很重大，可期待全国图书聚集，如果沟通联系的话，可发挥极重要作用。这北图要带头，刊物要影响和带动各图书馆，或学习《文献》办类似的刊物，这样《文献》的作用就更大了，否则由外国人来填我们的空白就不好了。总之，《文献》要气魄大一些，从它的代表性标志性来说，不能太寒简，规格要提高。至于销路问题，不能坐待，这个改刊《内容简介》就写得很好，要多方面做宣传工作，使读者了解刊物的性质、内容和意义。今天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对“文献”二字的意义也搞不清。文献不等于资料，我们办刊物更不是复制、排印资料，这应使大家了解。

高正（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我是《文献》的热情读者。《文献》包括古文献和近、现代文献，近几期转向侧重报道古典文献。内容丰富，面也广，许多家给写文章，开了许多专栏，资料性强，专论和古典性研究兼有，小补白有小消息，也很好。但如办成一流刊物，我在这里先要挑挑毛病。首先，由于出

版周期长和发行渠道多变，而影响了销路，如由创刊时的二万二千册，降到目前的万册左右；出于前者的原因，从出版日期看，半年甚至一年才能上架，而有些书讯已经过时；出版周期长，势必还会影响稿源。其次，差错率高，校勘和常识性错误都有，如第十四辑《郭沫若捐赠图书目录》，书名缺乏严格校勘，出现了错误。排版用字规范化不够，如用“笈”代替“籍”是不对的。再如，第七辑前有外文目录，以后取消了，不知是何原因？我希望刊物进一步沿着雅俗共赏的道路走，有些专题已做了一些，要有目的性。讲目录学是初学者的治学门径，介绍古籍专题研究书目，最好注明版本和藏书处。介绍善本，希望搞些书影。希望侧重文献学和文献学史，但刊物涉及文献资料多，涉及语言方面的少，而研究文献学应该加强语言研究。应刊载古籍训诂文章，搞甲骨文的介绍和专题研究等。有些通俗文章使用简化字，而港、台和海外学者习惯繁体字，希望有些质量高的专题论文全用繁体字排印，以免发生歧义。希望登些文献学情报，如古文献的研究动向、进展情况等。此外，古、近、现代文献介绍每期应大体上有个比例。专题论文和通俗性知识介绍的比例，后者自应适当减少，因为专题论文学术性强，可以决定刊物有长远影响，——刊物可作为阶梯或响导，适应不同读者对象的需要，初学者得到知识，专家得到资料。要办得既有特色又有份量，如办国际版、中国古代版、中国近现代版等，希望办成侧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第一流的具有国际声誉的刊物。我们相信北图有条件把它办好。

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献专业研究生，书面发言）：

《文献》丛刊自一九七九年创刊，克服印刷、出版条件上的种种困难，坚持地一期一期办下去，并且越办越好，这本身就说明了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很为读者所需要和欢迎。我作为历史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很喜欢读《文献》，我觉得它的特点是：研究气氛浓，文章精炼，文风质朴，内容充实，文科大学生容易接受，并从中受到教益，尤其是多方面的文献学知识。大32开本装帧，也

便于携带，可以随时翻阅。几点希望：①登载北图馆藏秘籍、抄本叙录很好，特别我们青年读者见的古籍少，对目录学著作接触也不多，能够从这些叙录中得见一些古籍的端倪。②座谈会上主编同志讲刊物今后要向文科大学生方面多做些工作，这很使人高兴。由于“十年动乱”，文化接续中断了，青年人的知识面变得十分狭窄了，尤其在文献学方面就了解得更少了，因此，我们希望刊物能够组织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们为青年一代多留下一点文化遗产，为未来的祖国文化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即在保持刊物已有的学术质量基础上，是否可以灵活多变地增加一些知识性栏目，开一些讲座，例如除已办过的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年代学外，再讲讲版本学知识，讲讲古籍的寻检、文科工具书，以及介绍一些古籍中的类书、丛书等等。③在图片方面，是否可以登载一些宋元秘籍的版式图片、著名藏书家的印记，以有助于青年读者开开眼界、增进古籍版本的感性知识。④希望请专家撰文谈谈书籍的收藏、保护知识，以为我国古籍的抢救、保护做做普及工作。⑤是否可以开辟一个不定期的青年园地，使大专学生也加入文献学的学习、研究行列，这样既可使刊物办得更活泼些，也可以增进青年读者的兴趣。

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研究生，书面发言）：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现又在清史所戴逸教授和王俊义老师的指导下尝试进行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初步研究。由于专业关系，我非常喜欢《文献》这个刊物，每出一辑，我必定翻阅。我觉得，《文献》创刊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众多的学术刊物中，已经具备并愈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其一，学术性强，发表的文章大都具有一定的水平，读后颇受教益。其二，资料性强，刊物注重文献报道，摘登或全文发表有参考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便于读者了解情况，掌握信息，研究利用。因此，它不仅有参考价值，还有保存价值。这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但是，《文献》过去却未能拥有它应当拥有的更多的读者，在相当的范围内它还不为人所

知，一些大学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竟然未陈列《文献》杂志，不少大学生甚至还不知道它。这种状况除了它作为丛刊出版，出版周期长，发行渠道不畅，不易订阅，以及作为图书编目，淹没入书海，未能和其他报刊一起陈列争辉外，我想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显然与当前蓬勃开展的古籍整理，批判地继承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形势，不相适应。现在刊物决定改为季刊，定期出版，通过全国邮局发行，这很好。我建议：对刊物要通过各种渠道广做宣传，使它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同时，为适应文科大学生的需要，在保证刊物质量的前提下，要有系统有计划地登载和传播文献学方面的专题知识，如文化史讲座等。

本 刊 稿 约

一、本刊欢迎下列稿件：

1. 介绍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有参考价值的古籍文献资料（包括珍本秘籍，罕见的抄本、异本，名人稿本、佚文、信札、墨迹，稀见方志、舆图、谱牒、档案、文告，甲骨金石，彝器铭文，汉简、敦煌经卷，佛道藏经，兄弟民族文献等）；

2. 介绍全国各图书馆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外收藏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中国古籍文献资料；

3. 有创见性的文献研究论文；

4.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的自传和传记；

5. 现代著名学者遗稿、信札等；

6. 文献学知识、历史掌故、文献研究与出版的重要信息等。

二、来稿力求短小，文字朴实。引文请务必核对清楚并注明出处，如需要插图，请将照片一并寄来。

三、来稿请用横格稿纸、简化体字书写清楚。

四、来稿在未得到本刊答复前，望勿一稿两投。

五、来稿一经发表，酌致稿酬。

六、来稿请尽量用真实姓名，如用笔名发表亦请将真实姓名和通信地址写明，以便联系。

七、来稿请寄：北京市文津街7号北京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